

章秋农 著

周易 占筮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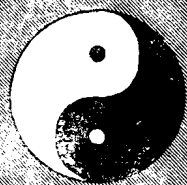
读筮占技术研究



浙江古籍出版社

周易占筮学

——读筮占技术研究



章秋农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学舒
封面设计 凌瑛如

周易占筮学

章秋农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41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75 字数220000 印数1—35000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8-126-8/Z·20 定 价: 5.60 元

出版说明

《周易占筮学》一书，为章秋农先生多年攻《易》的研究成果，是一本讨论《周易》读、筮、占技术的专著。与当代《易》学著作比较，读者会发现，此书更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与个性色彩。

首先，此书一扫一般《易》著常有的经典意识，不对《周易》作仰视的态度，而采取俯视的方式，把玄而又玄的《周易》揭示得并不深不可测和无上神圣，因而能展开一系列较为客观的论评，并将一向视为神秘的易象作通俗、生动的阐述生发，作者的主体意识不意由此而更为彰著。

其次，这是当代人撰写的第一本《周易占筮学》。它从科学的角度对占筮行为的本质作了理论上的探讨，系统地阐述了古代的筮占技术，并能申以己意，不为古说所囿，一扫古代占筮学中常有的谶纬迷信的陋习，而将其咨询文化的性质在读者面前毫无保留地进行展示，便于读者对点筮行为进行本质和理论上的批判性思考。

其三，本书融学术性与趣味性于一炉，与同类著作相较，更具可读性。由于厚积薄发，秋农先生于《周易》之读、筮、占均能深入浅出，有味乎言之，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又于行文之际，思辩旁溢而及于论艺、论史、论人、论世，如与读者晤言于一室，风趣而亲切。其作为咨询文化实例的《亢卑斋占例选》，不仅不带任何迷信色彩，而且见解独特，立论新颖，

116/4

分析不离易象，丝丝入扣，读来引人入胜，非精通《易》理而又深谙社会学者，难以至此。

当然，作为一本专门论述号称最艰深的中国古籍——《周易》的读法和筮占技术的书籍，其中部分章节，总没有读畅销小说那样通行无阻，读者自然还得下些工夫啃一啃，但只要稍有耐心钻研，其兴趣也自然会日益增长了。我们相信，经过作者和广大读者的努力，《周易》之谜在今后是可以彻底、完全译解的。

作者章秋农先生，一名章祖安，浙江绍兴人。章先生是一位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周易》专家，并能用《易》占筮，接受别人的咨询。其实，他原是中文系毕业，曾受业于杭州大学陆维钊、姜亮夫、夏承焘、王焕镛诸先生，文史之学，深具根柢。六十年代起，陆维钊先生以兼长书画，调到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任古语言文学、中国画题跋、书法等课程，章秋农即任陆先生助教。连同学生时代，他从游陆先生二十余年，也就以书法兼长了。然他对于《周易》的研究一直是孜孜矻矻，饶有兴味的坚持着，并积有文稿。一九八四年，章先生应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姜亮夫先生之聘，为该所硕士生《周易》课程主讲。一九八五年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曾两次举办面向全国的先秦古籍讲习班，《周易》课程仍聘章氏执教。章秋农先生现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兼职教授。

最后，我们希望广大读者对此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浙江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中国文化的象征	
二、空框结构与借尸还魂	
三、卜筮与人之自我异化	
四、命运与自由意志	
第二章 《周易》名义释	[32]
第三章 读《易》技术述	[46]
一、经与传	
二、经部的结构	
三、《易传》各篇简介	
四《易经》断占术语解	
第四章 《易》象（上）	[101]
第五章 《易》象（下）	[130]
第六章 关于“卦气”、“纳甲”诸说	[151]
一、“卦气”说	
二、“纳甲”说	
三、“爻辰”说	
四、关于八卦方位	
第七章 《易》筮	[181]
一、卜与筮	

二、《易》筮

(1) 《系辞》所载古筮法

(2) 以钱代著

(3) 章氏易骰

(4) 由筮而求变卦之法或求爻法

第八章 占 [207]

一、所谓“数往知来”

二、尚秉和《周易尚氏学》例释

三、王弼《周易注》例释

四、程颐《周易程传》例释

五、杨万里《诚斋易传》例释

六、综合占法例释

第九章 亢卑斋实占例选 [253]

附录：《周易》古经白文 [279]

第一章 绪 论

一、中国文化的象征

中国人最好临阵决机，以不变应万变。作为东方哲学代表的中国哲学，其显著特点是宏观，模糊，神秘而不可捉摸。追求的是无可无不可的境界。《论语·微子》记孔子的话：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在孔子看来，象伯夷、柳下惠这些有名的贤人都有可有不可，气象都不阔大，都显得局限，他自己则和他们不同，就是“无可无不可”。孔子还赞成“毋必”。孟子继承这一思想，提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但决不是顽钝无耻，背信弃义，也只是“毋必”而已。老子也有与这意义相仿佛的话，叫做“无执故无失”。中国人讲佛教经典，也纳入“无可无不可”的范畴。如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不能抓住一个色，自不用说；也不能抓住一个空，“空不异色”，空和色并无不同。那末，若对色与空，两不执着，对不对？还不对。“色即是空”，色法当下便是空的，不必多此一举去“空”，不要执空，因为“空即是

色”。古人今人都有这样讲的。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的法家与法令，也有强烈的无可无不可的色彩。战国百家中，法家之成功者莫过于商鞅，但《史记·商君列传》就有如下记载：

于是太子犯法，卫鞅（即商鞅——笔者注）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传统法律就是这样的先天不足，这还是当作最杰出的例子来歌颂的，余则可想而知。历史上，中国不论何种法令，在执法者看来，都是无可无不可的。

一九八四年，笔者应本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姜亮夫先生之命，为该所硕士研究生主讲《周易》，即用“无可无不可”作为读《易》的指导思想之一，并例举四种中国文化现象加以说明。

第一是中国人以筷子用膳，正是无可无不可、以不变应万变的最通俗的例证。中国至迟在商纣王时就有了筷子（有所谓“象箸”）。按常理说，筷子切不如刀，戳不如叉，这就是“无可”罢，但实际上是“无执”，无执故无失，筷子这两根小圆棒子，具备一切功能，夹、切、叉等手法视食品临时决定，中国人运用得神出鬼没，精妙绝伦，吃遍天下都不怕。刀叉是有可有不可，就是有执故有失；筷子无执故无失，也就是无可无不可。中国人似乎对它很满意，从来也没有想到要改革它。

第二是围棋。棋盘格子死板，毫无变化。棋子除黑白为对以分二方外，所有棋子没有区别，无谁大谁小，无分工，不知性能。可一落到棋盘上，突然活起来，都在谋在杀，一着能使通盘皆活，或满盘皆输，变化莫测，不可端倪。这正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有一位我所佩服的先生著文说：“象棋的最大优点，也

是较围棋最大进步是：每一个棋子有每一个棋子的性能。”这真使我大失所望。他不知道围棋的无可无不可正在个中，且又不知道中国人对于他手下的东西最讨厌有固定的性能。再看下去：“象棋棋子越下越少，而围棋子越下越多，少则容易控制，多则眼花缭乱，满盘密密麻麻，真能看出青光眼。”倒还有些意思。而至谓这是“象棋和围棋的最大差别”，则又大谬不然矣。

第三，中国的烹调。“调和鼎鼐”为治理国家的代称，殷高宗即对其相傅说云：“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这样说来，宰相可称超级厨师。老子也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这都说明烹调文化在中国自有其特殊的地位。因此从表面看，西方文化可以说男女文化，中国文化则是一种饮食文化。虽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有人以为汉民族对于男女关系理解偏狭，仅仅把它看做一种性关系，而对于现实的性又只能接受生理的理解，所以对性的理解也是肤浅的，这却为笔者所不敢苟同。笔者研究社会学有年，以为中国文化的充分展开均在社会上层。不说当代，只要读一读《左传》、《史记》、《汉书》，再看看那些唐宋的诗人们的生活，和流露在他们作品中的情调，中国上层社会男女文化之高度与丰富多彩，决不在西洋人之下。只是受到封建道统的压抑，故一在明处，一在暗处而已。当然，不可否认，历来在中国，由于祖先圣贤而形成了在性问题上的传统态度，公开宣扬性文化是被认为有悖于伦理道德的，因而受到禁止，而往往把人生的倾泄导向于饮食。这不仅导致了烹调技术的高度发展，而且赋予烹调以政治学、社会学的意义，（君不见尽管三令五申就是禁止不了宴请活动吗？）把烹调提到艺术乃至哲学的高度，调和鼎鼐既是烹调用语，又是政治哲学术语。中国烹调以色香味的美好谐调为度，

度之内的千变万化，决定了中国菜的丰富多彩和富于变化，君臣佐使，随机应变，把西洋人讲营养之“实”的卡路里，升华到“虚”的色、香、味，这源于中国哲学对客观事物作总体把握的结果。

第四是书法。一支毛笔可将汉字如此艺术处理而使“百灵俨如其前，万象森其在瞩。雷电兴灭，光阴纠纷。考无说而究情，察无形而得相。随机恍惚，穷探杳冥。金山玉林，殷于其内。何奇不有，何怪不储。无物之象，藏之于密，静而求之或存，躁而索之或失，虽明目谛察而不见，长策审逼而不知”。

（张怀瓘《评书药石论》）

中国的老子固然有“无执故无失”的名言，外国人斯宾诺莎也有句名言：“一切规定都是否定。”它被黑格尔称之为“伟大的命题”（《哲学史讲演录》），恩格斯也高度评价了这句话。

中国书法正以其对现实世界中的什么都不肯定因而也就什么都不否定的形象，而自成一无限丰富的小宇宙。这宇宙是圆满的，自足的，内部的一切又是不必然的，是无可无不可的。它什么都没有，却应有尽有。笔者亦忝立书法家的行列，向以陆机《文赋》“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这两句话来形容书法的欣赏，因而觉得张怀瓘的描述是颇具哲学色彩的。

我讲述以上四种文化现象，是为教授《周易》这部古老的书开路的。在我看来，中国人的主观随机性极大。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固然有把人看成自然的一分子，而顺应自然的意思，又何尝没有以自然为人的一部分的意义。对《周易》这样一部可以充分发挥主观随机性的古籍，是无论如何不会轻易放过的。《周易》于中国文化来说，具有象征的意义。

二、空框结构与借尸还魂

有中国黑格尔之称的宋代的朱熹曾反复地说：“《易》乃卜筮之书，古者则藏于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许多说话。及孔子，始取而敷衍为《文言》、《杂卦》、《彖》、《象》之类，乃说出道理来。”

“《易》只是卜筮之书，今人说来太精了，更入粗不得。”

“《易》所以难读者，盖《易》本是卜筮之书，今却要就卜筮中推出讲学之道，故成两节功夫。”（均见《朱子语录》）

《易》原是卜筮之书，这话是不错的。历史上不少大学者都说过：秦焚书，而《易》以卜筮之书不罹其灾，故六经惟《易》有全书，后学之幸也（此取王夫之语）。问题是为什么《周易》这部卜筮之书却能说出道理来，而且有说不完的道理，还入粗不得，还要两节功夫？《易》引得历史上的无数圣贤尽折腰，又有这么多的第一流学者如此的好事生非，全成了不惮烦的许子！而且我们这位朱子不也着实参与了这个行列吗？我认为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周易》乃是以卜筮为其外壳的一部纯中国式的哲学兼社会学著作。

《周易》所以难解而又如此吸引人的原因，约有以下数端：

其一，神秘。不仅由“河出图”“洛出书”，或伏羲文王画卦的传说；其八卦所演成的六十四卦，竟自成宇宙图式，本身即显得神秘莫测，引人探求。

其二，古奥。不但文字古怪，奥义不得显，而编纂时所采

用的材料，更为远古，且已从本身事实简括抽象，由不知所云，而成为“千古之谜”。

其三，简略。王安石曾云：“夫中人之所不及者，圣人藏乎心而言之略。”《易》之经部极为简略，空白多，大家都想来充之实之，都试想着代圣人立言呢。

其四，耀眼的智慧之光。不论从卦画、经文、传文来看，都极富启发性、暗示性，不断地启动着古往今来高级文化人的智慧的闸门。连孔老夫子也读得“韦编三绝”（见《史记：孔子世家》，也有人认为此语是汉人伪造），还留下了“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样的名言。

由于《周易》有了这些特点，它既有心理学色彩，又有幻觉般的色彩。与其他古书相比，它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再是人人耳熟能详的。它本源于远古人类心灵深处。它的力量在于能使人感到高深莫测，它来自无限，让人感到陌生、冷峻、不着边际、魔力、光怪陆离。我们面对着并非芸芸众生所能领悟却又是芸芸众生所感兴趣的“天书”，要了解它的真谛和那些看来似乎是荒诞不经的纷繁异相，就不是仅仅凭借他日常生活经验中汲取的那点肤浅的教训就够了。它似是一个无底深渊，蕴藏无尽，其所述又无明确的质的规定性，却又明显地具有哲学特色，洞察人类并不完备的眼睛所看不到的蛰伏着的人类感情。研读之际，异彩纷呈，异想天开，似发掘无尽的宝藏，其乐无穷。

由于《易》的此种性质，于是“仁者见之谓之仁，知（智）者见之谓之知（智）”。每一个有才学的人，只要他兴趣浓厚，都可以借此建立自己的体系。根据近人李镜池先生所说，说《易》之古书竟有三千种之多。笔者孤陋寡闻，亦曾努力读过一二百种，且将自己的体会写下了打油诗一首：

借尸还魂有奇方，郢书燕说岂荒唐。

君看易部三千种，可有一种不牵强！

千古之谜可以永远猜下去，中国人又一向倡导“述而不作”，但又不甘心不作，于是，借尸还魂是最好的方法，围绕《周易》的论著自然层出不穷。又因其见仁见智的特色，围绕《周易》这部书，自古至今，争论不休。或者，虽不争论，但也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更见异彩纷呈。

这种现象，乃是高级著述所应得到的最高待遇。因为，在笔者看来，一部作品是否成功，其关键在于是否创造了最富暗示性和启发性的因子。只有这样，才能使读者获得联想、生发的广阔天地。它不仅具有多层面的意义，而且每个层面又有无数意义，因而不易被人一眼看穿，要读者自己去追索、理解、咀嚼和回味。中国历史上“见仁见智”这样的思想，世界各国，古往今来，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尽管说法不同。欧美现代文艺理论中广泛流行的评价作品基本质量的用语“多义性”（Polysemie）或“多价性”（Multivaleng），其实就是欧美人们对这个思想的表达方式。波兰哲学家罗曼·英伽顿在他三十年代撰写的《文学的艺术作品评析》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不确定点”的概念，并从结构方面把作品分成四个层次，其中之一即为“模式化图景层次”，又称作品的框架，被描写对象可以借助这种框架在读者接受意识中成为具体的东西，读者的接受意识借助框架可以把描绘对象具体化。英伽顿的理论对于“见仁见智”现象的揭示和接受美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接受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沃·伊瑟即从英伽顿的现象学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的独特建树在于，把揭示本文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作为建立自己的接受美学的任务。他认为同一篇本文之所以会被不同时代不同读者作出不同的理解，

是因为本文自有一个“回旋余地”(Spielraum),这个回旋余地能为读者提供多种理解和解释的可能性。在那些模式化图景之间留有一些“空白点”,这些空白点,提供了对于作品进行分析的回旋余地,读者可以在这种回旋余地之内,把在各个图景上展示出来的对象的各种角度联缀起来。伊瑟认为,一部作品的扫描越细腻,也就是本文所展示对象的模式化图景越多,“空白点”也会越多,读者将在阅读中不断地去充填和消灭这些空白点。

不知怎的,每当我看到类似英伽顿、伊瑟这样的理论,总不自觉地会想到《周易》上去。因此,根据中外理论,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部作品之所以有永恒的魅力,并不是因为它描写了超时代的所谓“永恒价值”、“永恒主题”(诸如爱啊情啊等等),而是因为它的结构总能使人进入虚构的事件中去。

“空白”,“多义”,“不定”,“回旋余地”,有时竟无限膨胀,而成为“空框结构”,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以不断把人生经验、聪明才智放进去的“空框”——一个纵横驰骋想象力的广阔空间。那末,在中国古书中,若以具备上述条件而论,《周易》自是首屈一指的。

《周易》实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框。笔者所以写了上面的打油诗,实在有感于古往今来易学家讲《易》,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借《易》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历代各家《易》说作了个简单的分析: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机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

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全祖望编《易义别录》，又把许多不入经传的书，为之分派录目。其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录数术、神仙、方技诸书；中篇录老庄玄谈书；下篇录蓍龟卜筮书。上篇序有云：

“旧史之志艺文，盖自传义章句而外，或归之蓍龟家，或五行家，或天文家，或兵家，或道家，或释家，或神仙家，以见其名虽系于《易》，而实则非也……予尝综其概而言之，大半属图纬之末流。盖自《乾坤凿度》诸书既出，其意欲贯通三才，以依托于知来藏往广大悉备之学，遂妄以推测代前知之鉴，而卜筮者窃而用之，始有八宫、六神、纳甲、纳音、卦气、卦候、飞伏诸例；其外则为太乙九宫家，遁甲三元家，六壬家，所谓‘三式’之书也。……‘三式’皆主乾象，于其中又衍为星野、风角二家；又推之节气之变，为律历家；律历之分，为日者家；合星野风角时日以言兵事，则为兵家；又以仰观者俯察，为形法家；其在人也，为禄命家，为医家，为相家；若占梦家，则本《周官》所以属之太卜者，又无论也。更有异者，以阴阳消长之度，为其行持进退之节，为丹灶家。丹灶之于卜筮，毫不相及也，而其先事逆中，亦托于《易》。”

关于全氏所提到的诸色品种，我们没有必要去作分析评论乃至简单的介绍。而对于三教九流一起挤入《易》学的行列，若究其原因，则不外乎四：一为借《易》之古，须知“古”有时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二为《易》的神秘，神秘就有迷惑力；三为《易》的模式，模式即有套用的价值；四为《易》所具有之阴阳消长的辩证思想，具有很大的涵盖面，原可为各家

各派所公用。

不过，《易》也确乎被滥用了。其滥用方式之多，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手段之巧妙，却又表明这神秘之《易》自有其不可限量的价值。人世间惟有最值钱的东西，例如钻石与黄金常会遭遇假冒与滥用的厄运。

清魏荔彤在其所著的《大易通解》中说：“学《易》者极深研几与穿凿近，引伸触类与附会近。何以辨之？惟顺乎至顺至简之理，则极研非穿凿，引伸非附会。”但说实在话，辨之也真难。如兵家类，相传我国古代军事家如吕尚、孙武、张良、诸葛亮、刘基等，莫不精通《易》理，并用之于兵。而系统以《易》演兵，遗下著作并传授学生者，当推明代之赵本学。据其学生抗倭名将俞大猷的记载：“先师所授《韬铃内外篇》者有年，领其大旨，知其无一不极限于《易》者。”（见《武备志》卷六十四）。又有无时代撰者可考，而为历代兵志不录的《三十六计》一书，可以看出作者治兵学之途径，深受赵氏影响。该书将《易》之阴阳燮理，推演成兵法刚柔、奇正、进退、攻守之变化，臻于妙境，且文字精炼，引人入胜。如第三计“借刀杀人”云：“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再如第十一计“李代桃僵”云：“势必有所损，损阴以益阳。”则明显地是以益卦推演。（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载，以下驷敌上驷，以上驷敌中驷，以中驷敌下驷。关键即在于先损己之下驷，三赛两胜，赢得对方之类。）又如第二十一计“金蝉脱壳”云：“存其形，完其势，友不疑，敌不动：巽而止蛊。”（蛊卦《彖传》：“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

把《易》理运用于阴谋诡计掠夺兼并之权术，可以说触类旁通，也可以说附会。